



熊禮匯 注譯
侯迺慧 校閱

新 譯

淮南子
(下冊)

三民書局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新譯淮南子 / 熊禮匯注譯, 侯迺慧校閱. — 二版
一刷. — 臺北市: 三民, 2008
面; 公分. — (古籍今注新譯叢書)

ISBN 978-957-14-2553-5 (下冊: 平裝)

1. 淮南子—注釋

122.21

◎ 新譯淮南子(下)

注譯者 熊禮匯

校閱者 侯迺慧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02)25006600

郵撥帳號 0009998-5

門市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1997年5月

二版一刷 2008年1月

編號 S 031430

定價 新臺幣400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78-957-14-2553-5 (下冊: 平裝)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新譯淮南子 目次

下冊

卷一二	道應	六〇九
卷一三	汜論	六九三
卷一四	詮言	七六五
卷一五	兵略	八一九
卷一六	說山	八八五
卷一七	說林	九四七
卷一八	人間	一〇一一
卷一九	脩務	一一〇一
卷二〇	泰族	一一四九

卷二一 要略	一二二七
--------	------

附錄

敘目 高誘	一二六三
-------	------

漢書·淮南王安傳 班固	一二六五
-------------	------

卷一一

道 應

【題解】許慎說本卷題名，言「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故曰道應」。本書〈要略〉言本卷寫作特點和用心，則說：「〈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已言俗變（指上卷〈齊俗〉）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曾國藩釋題意及文章作法，亦謂「此篇雜徵事實，而證之以老子《道德》之言。意以已驗之事皆與昔之言道者相應也，故題曰道應。每節之末，皆引老子語證之，凡引五十二處」。上述言論皆能道出本卷之大概。細言之，本卷意在應用歷史事實、神話、傳說、寓言等「已然之事」，印證黃老道論的一些主要觀點，以顯出黃老道學的正確、合理、可用。全卷五十六則，引《老子》語錄五十三條（有兩則均引二條），引《慎子》、《管子》、《莊子》語各一條。文章寫法則仿效《韓非子·喻老》。常是用一事（也有用數事者）說一理，即使以理說理，也借助人物對話完成，而在篇末引出所證道論之語。這種用形象說理的文學效應是不言而喻的。從文體特微看，本卷不少短篇很像後世一些篇末點題的寓言。

太清^①問於無窮^②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為^③

曰：「子知道乎？」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⁷。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⁸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為之⁹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之精，而知之粗¹⁰。」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形¹¹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¹²。」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¹³」也。

【章旨】這一章借太清和無窮、無為、無始的對話，論「道」的特性。雖然文章以無始之言「道不可聞」、「道不可見」、「道不可言」為道的最高特徵，但無為所說「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

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窳，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極言道之無所不可，仍是對道的特徵的一種描述。不過是淺層次的描述。作者著意發揮的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道隱無名」（《老子》第四十一章）的思想。而文中說「不知乃知」、「知乃不知」，則本於老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第五十六章）。本章文字多取自《莊子·知北遊》。

【注 釋】①太清 寓託人名。舊注調「元氣之清者也」。②無窮 寓託人名。舊注調「無形也」。成玄英《莊子疏》調「泰，大也。夫至道弘曠，恬澹清淡，囊括無窮，故以泰清、無窮為名也」。③無為 寓託人名。舊注調「有形而不為也」。④曰 原文無此字，依《莊子·知北遊》原文補。本書舊注釋無為言知道調「無為有形，故知道也」。⑤數 理數；道理。此處指特性。⑥窳 通「幽」、「黝」。黑色。此處作黑暗解，與「明」意義相對。⑦應待無方 應待，即應對。無方，即沒有極限。⑧無始 寓託人名。舊注調「未始有之氣也」。⑨鄉 同「晷」。剛才。⑩之 原文無此字，依王念孫校補。⑪弗知深六句 調深淺、內外、精粗，均指修道工夫而言。原文「知」下有「之」字，依王念孫校刪。⑫形形 使有形之物具有形體。指道而言。原文僅有一「形」，依《莊子·知北遊》補。郭象注調「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列子·天瑞》亦調「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⑬天下皆知二句 出自《老子》第二章。原文作「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張舜徽釋調「此言君道之所以為美善，不同於世俗之所謂美善也。世俗以有為為美，而君道以無為為善；世俗以煩勞相尚，而君道以簡易相高；世俗以尊威自重，而君道以謙下自處；世俗競炫其才智，而君道率安於愚弱。舉凡天下所共推為美且善者，皆君道之所忌，當深惡而痛絕之」。⑭知者不言二句 出自《老子》第五十六章。張舜徽調「此言人君若愚，「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多言為賢也」。知，同「智」。

【語 譯】太清向無窮問道：「你懂得道嗎？」無窮回答說：「我不懂得。」太清又問無為說：「你懂得道嗎？」無為回答說：「我懂得道。」太清問：「你所懂得的道也有特點嗎？」無為說：「我所懂得的道有特點。」太清問：「道的特點怎麼樣？」無為說：「我所了解的道可以使它自己變得弱小，也可以變得強大；可以變得柔和，也可以變得剛烈；可以為陰，也可以為陽；可以黑暗，也可以明亮；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對萬物的變化而沒有極限。這就是我所知道的道的特點。」太清又問無始，說道：「不久之前我向無窮請教道的特

點，無窮說：「我不懂。」又向無為請教，無為說：「我懂得道。」我又問他：「你所了解的道也有特點嗎？」無為說：「我了解的道有特點。」我又問他：「道的特點怎麼樣呀？」無為說：「我知道道可以使它自身變得弱小，也可以變得強大；可以變得柔和，也可以變得剛烈；可以為陰，也可以為陽；可以為暗，也可以明亮；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對萬物的變化而沒有極限。這就是我所了解的道的特點。」像這樣，無為的懂道和無窮的不了解道，究竟哪個正確？哪個不正確呢？」無始回答說：「說不懂道的是對道了解很深，而說懂道的是對道了解得很淺。說不懂道的是深入了解道的內涵，而說懂道的還停留在道的表層。說不懂道的是把握住了道的精華，說懂道的只是粗略了解道。」太清抬頭感歎地說：「那照你這樣說，不懂得道就是了解道嗎？懂得道就是不了解道嗎？誰知道了解的是不了解，而不了解的是了解呢？」無始說：「道是不能聽聞的，能夠聽聞的不是道；道是不能看得見的，能夠看得見的不是道；道是不能用言語談論的，能用言語談論的不是道。誰能知道那使有形之物具有形體的沒有形體的道呢？」所以老子說：「天下的人都知道善之所以為善，這就顯出不善來了。」所以「聰明的人是不隨便說話的，隨便說話的不是聰明人」。

白公問於孔子①曰：「人可以微言乎②？」孔子不應③。白公曰：「若以石投水④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⑤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⑥。」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⑦！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⑧。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⑨。」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⑩。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⑪，夫唯無知，

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

【章旨】這一章用白公向孔子討教微言之事說明「至言去言，至為無為」的道理。人知言貴在知其旨趣，不在以言傳言。以言傳言乃得其末。而深得言之旨趣又是很難的事。此章本於《呂氏春秋·精諭》，又見於《列子·說符》、《文子·微明》。

【注釋】①白公問於孔子 白公，春秋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名勝。其父為費無極所譖，出奔鄭國為鄭人所殺。勝欲

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二人許而未行。適逢晉人伐鄭，子西、子期將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②微言乎 微言，猶言密謀、陰謀密事。原文無「乎」字，依楊樹達校補。③孔子不應 舊注謂孔子「知白公有陰謀，故不應也」。④以石投水 此處用以比喻微言不為人所察覺。原文作「以石投水中」，依俞樾校刪「中」字。⑤善沒者 善於潛水的人。⑥菑澗之水合二句 是說異味之水相合終為識味者所別，說明事物終不可隱。菑澗，齊地二水名。菑水，即淄水。源於山東省萊蕪縣。澗水，源於山東省臨淄縣西北。易牙，春秋齊桓公的幸臣，善於烹煮調味。⑦唯知言之謂者乎 王念孫釋謂「言唯知言之謂者，乃可與微言也」。唯，原文作「誰」，依王念孫校改。謂者，發言之旨趣。⑧爭魚者濡三句 謂爭魚逐獸者各應自然之勢，故或濡或趨。爭，求。⑨夫淺知句 言淺智者等到事情顯明了而後爭，為失本而存末。淺知，指淺智者。⑩死於浴室 白公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自立為王月餘，葉公子高率徒攻白公，白公奔入山中自縊而死。本書舊注謂「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浴室之地不詳。⑪言有宗二句 所引老子語出自《老子》第七十章。奚侗說「言宗事君，謂道德也」。張舜徽謂「宗，君猶言主綱，要領也。老子自謂闡發君道之言雖多，而其中有主綱；人君所務之事雖繁，而其中有要領，一歸於柔弱、謙下而已。深慨時人愚而無知，是以不知我言之可貴也」。宗，本；主旨；宗旨。君，主。指根本。

【語譯】白公問孔子說：「人可以暗中謀劃密事嗎？」孔子不回答。白公說：「就像拿石子投入水中，怎麼樣？」孔子回答說：「吳、越一帶善於潛水的人能將石子從水底取出來。」白公又說：「如果像拿水倒入水中，又會怎麼樣呢？」孔子說：「菑水、澗水合在一起，易牙嘗一嘗就能分別出來。」白公又問：「這樣的

話，那麼人就一定不能在一起密謀事情了嗎？」孔子說：「怎麼能認為一定不可以呢！大概只有能知道言語旨趣的人才能一起密謀言事吧！明白言語旨趣，是不用言語說出來的。捕魚的人衣服會弄溼，追趕野獸的人要奔跑，並不是他們高興那樣做。所以最高明的表達是去掉言詞不說話，最高明的行為是順應自然，不求有所作為。那些才智淺薄的人所爭論的都是支微末節。」白公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作亂而死在浴室之地。因此老子說：「言論有一定的宗旨，事理有一定的根本，只因為人們不明白這個道理，因此大家不了解我。」白公的情況就是這樣。

惠子^①為惠王^②為國法，已成而不諸先生^③，先生既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④，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⑤，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⑥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在禮^⑦，不在文辯^⑧。」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⑨。」此之謂也。

【章旨】這一章用翟煎和惠王論法的故事印證老子「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觀點。說明法貴簡明易行，不在文辭之美，而在於切合實用，解決問題。本章所用事例及大半文字出自《呂氏春秋·淫辭》。

【注釋】①惠子 即惠施。②惠王 梁惠王（即魏惠王）。③先生 年高而有德者。④翟煎 《呂氏春秋》作翟翦，高誘注謂其為「辯人」。本書本句原文無「翟煎」二字，依王念孫校補。⑤邪許 眾人勞動時一齊發出的呼聲。《呂氏春秋·淫辭》

作「興謗」。^⑥激楚 聲音高亢淒清。《呂氏春秋》原文謂「翟煎對曰：『……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⑦在禮 原文作「有禮」，依王念孫校改。^⑧文辯 指文辭豐富、巧妙，善於辯說。^⑨法令滋彰二句 出自《老子》第五十七章。張舜徽謂「尚智則偽生，繁令而奸起，以明有為之不如無為，為人君發也」。案：帛書乙本《老子》作「法物茲章，盜賊多有」，意謂珍好之物越是彰揚其美，盜賊就越多。此當為《老子》本義。滋彰，愈加明顯。滋，益；愈加。

【語譯】惠子替梁惠王制定國家法律，完成後就拿給年長德高的先生們看，先生們都說制定得好。臣下將這個情況上奏惠王，惠王很喜歡這部法令，就拿給翟煎看。翟煎說：「這法好。」惠王問道：「好，可以在全國頒布執行嗎？」翟煎說：「不能。」惠王問：「既然很好，卻不能夠頒布執行，這是什麼原因呢？」翟煎回答說：「現在一些人抬大木頭，前面一個人喊著「邪許，邪許」，後面的人就跟著應和。這是抬重東西時，鼓動眾人一齊用力的歌。難道沒有像鄭國、衛國民歌那樣高亢淒清的歌曲嗎？然而大家不唱那樣的歌，原因就是不如呼叫這「邪許，邪許」的口號適宜。治理國家在於制定禮法，不在於法令的文字豐富、巧妙、善辯。」所以老子說：「法令愈加顯明，盜賊反而增多。」就是這個意思。

田駢^①以道術說齊王^②，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④，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⑤』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

及雨^⑥，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⑦，和不及道^⑧。」

【章旨】這一章用田駢和齊王論道術之事言道之大用。文中說知道術而不言政，卻可以為政，正如林木無材，而擁有林木就能「為材」一樣。又說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借比喻以作論，形象地說出了道支配一切、籠括一切的道理。本章文字取自《呂氏春秋·執一》。

【注釋】①田駢 戰國齊人。駢與鄒衍、淳于髡為齊宣王之上大夫。其人善辯，號曰天口駢。嘗學於彭蒙，遊學稷下。②齊王 即指齊宣王。③齊 原文無此字，依楊樹達校補。④已雖無除其患害 此句謂如此，雖無除其患害。已，《爾雅·釋詁》謂「此也」。⑤無狀之狀二句 出自《老子》第十四章。原文係描述道的特點。⑥林不及雨 舊注謂「雨然後材乃得生也」。⑦和 指陰陽二氣相互作用產生的和氣。和氣產生萬物。⑧和不及道 道氣化為陰陽，陰陽二氣相互作用產生和氣，和氣始生萬物，故言「和不及道」。

【語譯】田駢用道術來說服齊宣王，齊宣王回答說：「我所擁有的是齊國這個國家，用道術很難消除這個國家的禍患，我希望聽你談一談對齊國政事的意見。」田駢回答說：「我說的話不涉及政治問題，但卻可以用來處理政事。這就好比樹林中沒有現成的木料，卻可以產生木料一樣。希望大王仔細思考我所說的道理，而自己從中獲得處理齊國政事的方法。其中雖然沒有消除齊國禍害的具體辦法，但大王在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以像自然化育萬物那樣治理政事。齊國的政事，哪裡值得一問呢？這就是老聃所說的『沒有形狀的形狀，沒有物象的物象』。像大王所問的，是齊國的政事；田駢所講的，就像是木料一樣。木料是比不上樹林的，樹林是比不上雨的，雨是比不上陰陽二氣的，陰陽二氣是比不上和氣的，和氣是比不上道的。」

白公勝得荊國^①，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②，石乞^③入曰：「不義得之，又不

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④入，乃發^⑤大府之貨以予眾，出高庫^⑥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⑦。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人^⑧，又無以自為^⑨，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⑩之愛其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⑪。」

【章旨】這一章用白公貪財為葉公所滅以印證老子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本章文字取自《呂氏春秋·分職》及《文子·微明》。

【注釋】①荊國 即楚國。②七日 舊注謂「白公篡得楚國，貪其財而不分人也。得積七日也」。③石乞 白公親近之臣。後與白公奔逃山中，唯其知白公死所。原文作「石乙」，依王念孫校改。④葉公 葉公子高。楚葉縣大夫沈諸梁，字子高。白公劫惠王，葉公率眾攻討，使白公逃往山中自縊而死。⑤發 打開。⑥高庫 此指藏車馬兵甲的大型倉庫。⑦擒白公 舊注謂「葉公殺白公也」。白公實自縊而亡。⑧為人 指為他人謀利。⑨自為 即替自己打算。⑩梟 鳥名。即鴞。俗稱貓頭鷹。傳說梟愛養其子，子大反食其母。⑪持而盈之四句 出自《老子》第九章。高延第謂「錘擊刀劍使之鋒利，則易折缺。日中則移，月滿則虧，人事亦然」。張舜徽說「此亦為君道而發，言當以盈滿為戒也」。持，帛書《老子》乙本作「植」，為「殖」之異體，貨殖之義，指積其財貨。不如，原文作「不知」，依《老子》原文校改。揣，捶擊。

【語譯】白公熊勝得到了楚國，卻不能拿出府庫中的財物來分給眾人。過了七天，石乞進宮對白公說：「用不義的行為得到這些財物，又不能施捨給人，禍患一定會到來。不能給與別人，不如把它們燒掉，不要讓人來害我們。」白公不聽他的。到了第九天，葉公從外進入國都，於是打開大倉庫，把裡面的財物送給眾人，把大兵器庫中的武器發給民眾，就靠這些來攻討白公，過了十九天便捉住了白公。國家本來不歸他所有，而

他卻想佔有，可以說是貪婪到極點。不能為人謀利，又不能替自己打算，可以說是愚蠢到極點。打個比方來說白公的吝嗇，他的行為和貓頭鷹喜愛牠的幼兒又有什麼不同呢？所以老子說：「積聚財貨太豐足了，不如停下不再積聚了。刀劍的鋒口錘擊得很鋒利，那鋒口就容易折缺而不能長久保持。」

趙簡子以襄子^①為後，董閼于^②曰：「無卹賤，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為人也，能為社稷忍羞^③。」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④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⑤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為飲器^⑥。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為天下谿^⑦。」

【章旨】這一章用襄子為社稷忍羞、終滅知伯的故事，印證老子知雄、守雌的道理，發揮的是黃老道學中貴柔、貴後、貴下的思想。

【注釋】①襄子 趙簡子（名鞅，晉卿，當時主晉國之政）庶子。名無卹，為翟婢所生，後鞅廢太子伯魯，立無卹為太子。②董閼于 趙鞅家臣。③忍羞 舊注謂「襄子能柔，能忍恥也」。④批 擊；用手打。⑤疏隊 猶言分隊。舊注謂「疏，分也。隊，軍二百人為一隊。分斯隊卒擊之」。⑥飲器 酒器。⑦知其雄三句 出自《老子》第二十八章。下言「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河上公謂「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知自尊顯，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谿也。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常在，不復離於己。當復歸志於嬰兒，翫然而無所知也」。雄，剛強。雌，柔弱。谿，溪澗；山間小河溝。

【語譯】趙簡子將襄子立為太子，他的家臣董閼于問道：「無卹出身低賤，現在立他為太子，這是為了什麼

呢？」簡子回答說：「無卹為人，能夠為了國家的利益而忍受羞恥。」後來有一天，知伯和襄子在一起喝酒，而用手打襄子的頭，大夫們要求殺死知伯，襄子說：「先君立我為太子，說我能為國家利益而忍受羞恥，哪裡是說我能刺殺人呢！」停留了十個月，知伯在晉陽包圍了襄子，襄子把隊伍分開以攻擊知伯的軍隊，把知伯打得大敗，把知伯的腦殼剖開做了酒器。所以老子說：「知道什麼是剛強，而安守柔弱，將成為天下的谿澗。」

齧缺^①問道於被衣^②，被衣曰：「正女^③形，壹女^④視，天和^⑤將至。攝女^⑥知正女度^⑦，神將來舍^⑧。德將為若美^⑨，而道將為女居^⑩。忡乎^⑪若新生之憤^⑫，而無求其故^⑬。」言未卒，齧缺繼以讎夷^⑭。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死灰^⑮。真其實知^⑯，不以故自持^⑰。墨墨恢恢^⑱，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⑲？」

【章 旨】這一章用被衣告訴齧缺如何具備道、德，印證老子不用心智而求得博大之明的說法。被衣講人的得道實分兩階段，一是通過「正女形，壹女視」，以達「天和（指人自然稟受之純氣、亦即元氣）」。二是通過「攝女知，正女度」使神來、德來、道來。被衣又針對齧缺的疑慮點明道、德修養的要領，就是去故巧，無心可與謀。本章文字多取自《莊子·知北遊》，一些重要語句亦見於《文子·道原》。

【注 釋】①齧缺 寓託人名。《莊子·天地》謂「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②被衣 即「披衣」。又稱蒲衣子。寓託人名。《尸子》謂蒲衣八歲，舜讓以天下。③女 同「汝」。④壹 專一。⑤天和 天然和氣；元氣。此指人自然稟受的純氣。⑥攝女知 謂收斂其聰明智慧。攝，收攝；收斂。⑦度 意度；思慮；意識。⑧神

將來舍 宣穎釋《莊子》調即「神明自歸」。來舍，來居止。或謂舍有「受容」之意，亦是。^⑨ 為若美 意調為汝而充實。《管子·心術》說「無為之調道，舍（受容）之之調德」，故言。若，汝。美，充實。《孟子·盡心下》：「充實之謂美。」本書原文作「來附若美」，依王念孫校改。^⑩ 為女居 為汝所受容。即以汝為居所，為汝所具備。居，有受容之意。^⑪ 蠢乎 即蠢然。愚而無知之狀。^⑫ 犢 初生之牛。^⑬ 故事。成玄英《莊子疏》調「故，事也。心既虛夷，視亦平直，故如新生之犢於事無求也」。^⑭ 齧缺繼以讎夷 調齧缺聞被衣之言而仍疑之。讎，通「由」、「猶」。夷，與「豫」為雙聲。故讎夷，即猶豫、疑而不決之意。舊注調「讎夷，熟視不言貌」。^⑮ 形若槁骸二句 《莊子·齊物論》言「形固可以死如槁木、心固可以死如死灰乎」。槁骸，槁木之骸。即枯樹枝。死灰，火已熄滅的冷灰，不會復燃。^⑯ 真其實知 以其所實知者為真。林希逸釋《莊子》調此句「言其實見此理之真也」。^⑰ 不以故自持 即不以智巧自我矜持（誇耀）。即《莊子》所謂「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不以故，不以智故（智巧）。原文無「不」字，依王念孫校補。^⑱ 墨墨恢恢 墨墨，混沌無知之狀。恢恢，廣大寬闊，無所不容之狀。^⑲ 明白四達二句 出自《老子》第十章。張舜徽說「明白四達，是無所不知也。知而不自以為知，乃君道之所尚。《韓非子·揚權》云「聖人之道，去智與巧」，《呂氏春秋·任數》云：「去智無以知則公」，皆即「無知」之意」。四達，通達無阻。知，同「智」。指心智。

【語譯】齧缺向被衣請教如何得道，被衣說：「端正你的形體，專一你的視線，天然的和氣將會到來。收斂你的智慧，端正你的思慮，神明就會來歸。德將為你而充實你的心，而道將為你而停留。使你像一頭愚蠢無知的初生小牛，而對什麼事情都不想知道。」話還未說完，齧缺便露出了猶疑神態。被衣邊走邊唱走了，他唱道：「形體就像枯槁的樹枝，心就像熄滅了的冷灰。把自己實際了解的東西當做真知，不拿智巧來自我誇耀。顯得混沌無知而無限廣大、寬闊，沒有心能與人同謀事理。那是什麼樣的人呀！」所以老子說：「明白事理通達無阻，能聽其自然不用自己的心智嗎？」

趙襄子使^①攻翟^②而勝之，取左人、中人^③。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